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詞辯

夫辭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流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尚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之士益泥於進取矣漢氏而

下亦曷嘗無其人哉原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美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自非商確得失彈射臧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之兼茂枝柱之靡窮使聽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惡足以稱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明辯巧辭孔子嘗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敏給辯辭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閎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

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滑音國亂也稽者同也多辯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求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音溝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言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王乃益齎黃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是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騶奭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别録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别録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尤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楚丘先生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使我

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尚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孫卿趙人也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

於持社稷之大義呌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

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

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

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矍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

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甲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甲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髪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甲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客旅謂之賔求長官謂之正人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

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耗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

不見鷗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敢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刧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

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果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

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音所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

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恚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曹丘生辯士也時季布為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宦者趙談與竇長君善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與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諺傳也足下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說音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袁盎文帝時為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帝弗聽還之蜀盎諫曰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奈何王至雍死帝輟食哭甚哀盎入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帝自寛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

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帝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顓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

許由四叟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若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帝乃解盎由此名重朝廷

吾丘壽王為光禄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宫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名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父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沾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施恩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

後漢馬援爲虎賁中郎將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

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
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悅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
將軍開東閣招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
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
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簡下故臣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校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

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顔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顔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弘為潁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弘進殿上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専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服又朝廷問弘潁川風俗所尚地土所出先賢将相儒林文學之士弘援

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符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公府連辟不應

鄭玄字康成初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

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後徵大司農

酈炎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辟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緜竹人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泰字公業為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為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

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㫖
公業恐其衆多益横兇强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
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
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
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給人庶相動非
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
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
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嫺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

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鋭之幹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人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

當忘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

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强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讃成其謀造亂長冠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

戴弘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

弘曰今鄗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弘為顔回豈聞仲尼有撻顔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

魏郭淮為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

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説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名署軍謀掾在鄴嘗於東掖門内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嘗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

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帝三王受

命之符輅辭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花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銜壁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

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服心始終一時海內
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滑才在衆人中
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
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别後會何期且復
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紓
我心懷輅為開文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
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鄰
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

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茍得其數則山嶽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軀游變化之内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跡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玅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玅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

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炤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秉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凌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顧

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温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輅為少府丞卒

蜀秦宓緜竹人也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頴乎宓答曰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事益有不可嘿嘿也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

七篇今在大戴禮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録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燿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葢河雒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棘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

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

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縣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正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宓後為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

出於是溫大敬服密之文辯皆此類也

吳諸葛恪瑾之子也為左輔都尉叔父亮為蜀丞相大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帝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髦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飲酒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名公韓吴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嘆美貴邦儁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

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

然光著大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
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
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强禦曾
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
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
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瞱徵
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
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或上窮陰陽之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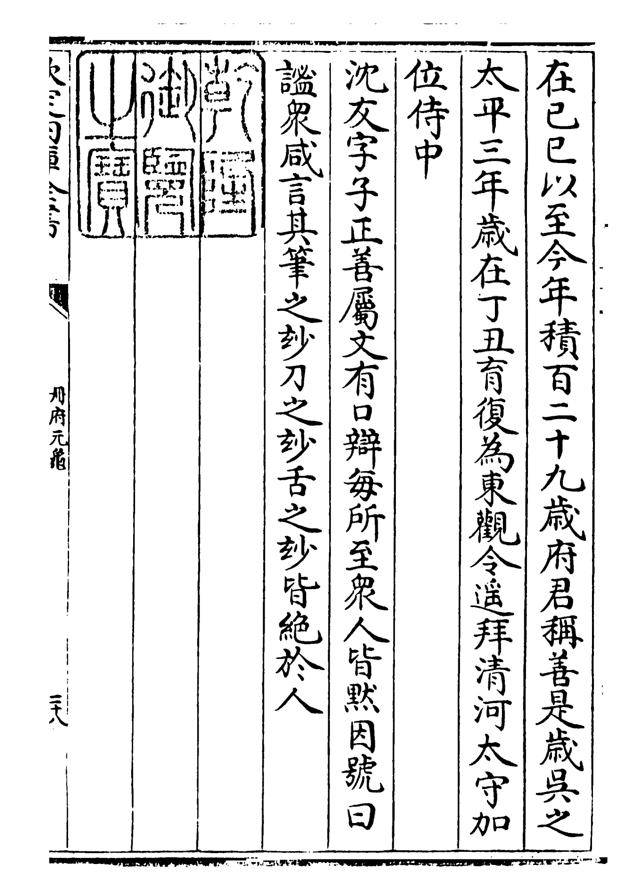
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勲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鄮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彦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

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先言其近者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

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諒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黙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

高其聰明大畧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鄮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

遭冦刼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冦害復徙勾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復為東觀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謚衆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絶於人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劉　塏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詞辯第二

晉陳頵陳國苦人也辟豫州部從事刺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頵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材故也結曰張

彥真以為汝潁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顗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嘗半天下此言非虛

李仁初仕吳為侍中吳平侍中庾峻問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

秉生殺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戮誅者不能無怨受禁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横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繇袷以下視諸侯繇頤以下視大夫繇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内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迋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法犯法則陷不測矣正

使有之將有何失

裴楷為中書郎武帝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悦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悦羣臣皆稱萬歲

胡母輔之字彦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為後進領袖也後為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華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舉秀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采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産於外方不出於中國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濵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於雒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

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謗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後為散騎常侍

袁甫字公胄淮南人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辯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為臺閣

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幍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𥫱是以聖人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冣善之又吕㣲問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積成憂憂積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常澇也後為淮南國大農郎中令卒於家

李密犍為人也以洗馬徵至雒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王澄衍弟也衍為司徒惠帝末衍白東海王越以澄為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王敦為青州衍因問

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

祖納為光禄大夫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必是官必須積大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蹠引步則為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説餘事納輙困之因曰君汝頳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劉惔字真長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惔客俱蒙上賔禮時孫盛作易

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後為丹陽尹

劉劭為侍中時庾懌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范宣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建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邱不與易

顧愷之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蘢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

入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兒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咄咄逼人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繇是遂知名後至祕書省加給事中

高崧為侍中謝萬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賔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為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為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

後秦尹緯為姚興尚書左僕射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

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
韓信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
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
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
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飛龍之始剪滅苻登盪清
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
宋王鎮惡為振武將軍時討司馬休之鎮惡既斬休之
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

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為人強辯有口機隨宜酧應高祖乃釋

臧凝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帝因迴與論之僧祐引凝之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帝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銓序兼有理證帝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卒

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游陳顗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酧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後為吏部尚書

王僧達太保弘少子太祖聞僧達早慧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惠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惠觀酧荅不暇深相稱美後為中書令坐誅

張暢字少微吳郡人世祖鎮彭城以暢為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泗太武親率大衆至彭城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遣使送駞馬貂裘雜飲既至南門門先閉請鑰未出暢於城上視之魏使問是張長史耶暢曰君何得見識魏使答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魏使姓答曰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位答曰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輙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魏使復問

何為怱怱杜門絶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塲克日交戰魏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廢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内有數州士庶工徒猶所未論我本鬬智不鬬馬匹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

以逸足見誇邪魏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且思者且音雎甞在此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魏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駞騾與安北蒲萄酒雜飲叔姪共賞魏主又乞酒并甘橘暢白於世祖而致意於魏云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

之交恨不暫息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恍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令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毛袴褶朊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令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為申啟但向詔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

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説既言有所施則貴賊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耶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君並皆年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

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耶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貴遠暢曰握髮吐飱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賔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賔至門未為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魏主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聞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入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御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

主從弟鎮長安令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人所見王玄謨甚見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耶利便藏入穴俄間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耶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救暢曰知

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為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人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氷河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機但因夜迴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奸盜未息是使崔耶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

而制一崔耶利方復足言耶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
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
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至此亦非
所𢚈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
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因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
怨人知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繇太尉神筭次在
鎮軍勝略經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聞亦不容
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各應返命遲復更悉暢便迴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將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

蕭惠開爲輔國將軍督益寧二州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爲内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

南齊周顒字彦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後爲中書郎兼著作郎

張融字思光爲中書郎嘗侍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帝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昇

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後至司徒左長史

殷敵南康相元素之孫有口辯司徒褚彦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敵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

其半因問在本朝閭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髙又云在北
閭主客此製勝於顔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
弁於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之辭知漢武之徳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逺匹相如武帝以魏所送馬不
稱使融問之融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
馬反駑駘之不若求名撿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
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荅虚偽之名當

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慗慗於千里融曰鄉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常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梁謝幾卿超宗之子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

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

羅研字深識少有才辯鄧元超平蜀辟研為主簿後為信安令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猷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不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東縛之役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斗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

朱异少有詞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异為中書舍人勑使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賔客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使見善明乃曰王錫張纘此間所聞云何不見异具啓勑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纘隨方酧對無所稽疑不常談彼一事善明甚相欵揖他日謂异曰

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

庾承先字子通頴川人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逺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易端競至承先徐相酧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徴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拔為法曹叅軍並不赴

陳戚衮初仕梁為太學博士時簡文在東宮名衮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首相質難次令中庶

子徐摛馳騁大義閒以劇談摛辭辯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氣懾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後魏李先初爲慕容永祕書監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矣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帝曰卿識朕不

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帝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帝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忌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帝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帝後以先為丞

相衛王府左長史奚斤為萬騎大將太武以斤元老諮訪朝政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

劉文曄本平原人父休賔初為宋明帝兗州刺史鎮梁鄒以城降獻文遷之於代邸文曄有志尚孝文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帝遣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巳

來八十九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廵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耶利於鄒山歸國耶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録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賔劉氏持節兖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乘傳諸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内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

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家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城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為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侯平歷城即率士衆送欵軍前既赴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欵乘驛赴臺蒙為客列臣私釁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孫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

臣等比並蒙榮爵為在事孤抑以人廢勲帝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歴城齊之西闕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獨全何足為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獨有未盡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繇危逼者故黄權無路歸欵列地封侯伯蔛安都畢衆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此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

弦數千比之斗城不可同日而語斗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其衆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尅帝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為上假赤虎之信下衒知變之民帝曰卿父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豐殷對曰臣恧愚六獻文武無施響絶九臯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

已徐究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勳不先臣父帝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帝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為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遥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

亡父之誠豈後僧祐帝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國有去則他人是故賞之鄉父被圍孤城已是我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為私也為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帝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叡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於堯舜時宰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為重文曄曰母弟為重閭

曰卿知母弟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為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不聞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私而亡父本為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曰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歸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帝謂文曄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罪從輕尋勑酹叙文曄泣曰臣愚頑已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勑有司特賜矜禮帝曰王者無戲何待懃懃既

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
高閭為太常卿卒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
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
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李冏為度支尚書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嶮固秦
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雒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
冏笑而謂之曰卿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
即日西駕尚書令以西京說朕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

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合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高祖大悅

北齊陸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猶然（嘫）帶蠻音文宣以為太尉兼西南大都督

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

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㕁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後為清河太守被誅

唐薛收為秦府計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名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横皆合旨要

鄭惟忠天授中應舉名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忠者外揚君之美内隱君之惡則天曰善及為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來見則天謂曰朕識卿久矣前於東部言忠臣外揚

君之美内隱君之惡至今不忘

册府元龜卷八百三十四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性質　質樸　訥　醜陋

性質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所稟不動者質是故率而為道抱以為樸正直則有全德蓋寡愚智長短自殊厥趣剛柔緩急各顯諸用亦繇皀脛難續陽氷不治是以聖

人隨氣而任之則小大無不濟矣

裨諶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也

端木賜字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漢張湯為廷尉趙禹為少府兩人交驩湯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智以御人舞弄其智制御他人

陳遵與張竦為友俱至二千石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

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憂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後漢第五倫為司空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

魏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少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杜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説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繇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黄門侍郎

袁渙字曜卿爲梁相其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温

柔而內能斷文帝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柔和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

吳孫渙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渙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

晉李胥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上計掾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永寧初為驃騎祭軍

虞潭為衛將軍貌雖和柔而内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

梁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後至通直散騎常侍

後魏梁祚篤志好學有儒者風無當世之才官至秘書

令

隋薛道衡為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榻墻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位至太子太師

郭宏道性寛厚如愚而内敏為滄州刺史

杜佑字君卿位至司徒外示寛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

薛存誠性至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遇事即確然

不技以是人皆稱重官至御史中丞

韋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胥

吏勁確嶷然不可迴奪位至相輔

質樸

先聖之言有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又曰剛毅木訥

近仁言其任質樸之懐絶茍且之行發言慷慨遇事簡

易忠所奉以盡誠臨大節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近

於仁也雖威儀斯定風采無取處則為鄉黨所輕出則

為左右所笑茍能適其用也庸何傷哉

漢周勃高祖時為太尉勃為人木强敦厚木謂質樸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東向責諸生説士不以賓主之禮也鄉讀曰嚮趣為我語趣讀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椎謂樸鈍如椎椎音直追反

申培公者魯人也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武帝徵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舍止息也

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見見於天子也）誤相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帝前臣者不當相呼字也）帝亦以是親信之

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耆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日日嘗飲酒也）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説其有讓說讀曰悅笑曰君何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之

後漢吳漢光武時為大司馬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臧宫為左中郎將以謹信質樸故嘗見任用

第五倫建武中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光武嘗召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問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皆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

劉昆初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

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負子北
渡河帝聞而異之徵代杜林為光禄勲詔問昆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
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誠光武歎曰此乃長
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桓榮建武中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懐之
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士也以是愈見
敬厚

李郃少遊太學外朴人莫之識安帝時為司空

蜀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晉魏舒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武帝時位至司徒

劉寔惠帝時為太傅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厠

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樗蒱齒名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關内侯

王彬字世儒為豫章太守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

宋張仲子竟陵人子興世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過竟陵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徹而後行谿興世致位給事中

王諱文帝時為護軍侍中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

南齊焦度為後軍將軍東宮直閤將軍為人處性溫和敦行質朴寡欲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瑯琊臨沂人也拙澁乏風儀初辟建平王景素書佐

王諶為黃門郎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

世稱其志達

張敬兒為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為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張恭兒者敬兒弟也兄為征西將軍而恭兒不肯出官嘗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梁崔靈恩武帝時為國子博士性拙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

後魏酈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而内愛琴書

孫紹孝明時為中書侍郎性抗直每上封事意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脱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為祕書監雅好清言辭無淺俗在東萊獲賊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

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宣説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子才邵字

隋馬光武安人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文帝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黒拔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

唐高崇文憲宗時為劒南西川節度使不通文字厭太

府寀牘諮禀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二州節度觀察等使仍統京西都統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

李澄德宗時為儀成軍節度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哂之

訥

傳稱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斯

乃聖人之奥行百代之宗師欲人行先於言名副其實

然而性有質重思惟深沉口不能劇談心存乎博辯造

次屈於辭達臨事失於機敏雖大才碩德無繇勉焉

趙文子晉大夫其言吶吶若不出諸其口吶吶舒貌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

為太子而昌廷爭之强帝問其説昌為人吃吃言之又難也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欲廢太子臣

期期不奉詔以口吃故每事言期期帝欣然而笑即罷

李廣為前將軍吶口少言

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口吃而善著書

楊雄為郎給事黄門口吃不能劇談劇疾也默而好深湛之思

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嘗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為人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劉儒字叔林官至議郎郭林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

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

高彪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後至内黄令

何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官至諫議大夫

魏鄧艾字士載少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藂草吏

崔琰字季珪少樸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太冲為殿中侍御史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

郭璞為王敦記室叅軍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後至廣武將軍安豊內使

慕容納沈靜深邃外訥內敏

南齊謝朓為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勑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焦度為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梁張率為揚州别駕率雖歴居職務嘗留心簿領及為别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

高祖不悅

後周王雅字度容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樊深為太學博士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

祖君彥容貌短小言辭訥澁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牛弘煬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勑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相任也逾稱其質直

醜陋

夫民之生也肖天地之貌為萬物之靈所受不同其形斯異乃有姿質㝡陋形制恶醜或鬼怪可駭或鄙瑣不臧迥殊於倫類見嗤於流俗者焉蓋洪範之六極其一

曰惡傳曰耗土之人醜司籍所記咸得而徵然而善惡存乎中非著乎外賢愚本於性靡繫於形故仲尼述以貌之言叔向有不颸之論其先賢之丕戒哉

叔魚晉大夫初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鳶肩而牛腹鳶肩出牛腹張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豎牛叔孫穆子之家臣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豕

豬

華元宋大夫睅其目睅出目皤其腹

賈辛晉人出為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獻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名故聞其言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郭洽舉麋陳之惡人椎顙色如黑漆

公孫呂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取具名振天下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繇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為費郈宰衛人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

陳豹齊大夫也長而上傴（肩背傴）望視（目望陽）

蔡澤燕人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魋顏蹙齃膝攣（攣兩滕曲）後為秦相

漢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為人貌寢（寢短小也）位至太尉

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仰嘗兩吏扶乃行

王莽為人侈口蹙頷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反膺高視瞰

臨左右後嘗翳雲母屏面屏面即便扇之類也蓋非親近莫得見也

後漢承宮為左中郎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勑宮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人宜選長大威容者明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冀為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豎洞精矘眄洞通也矘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口吃不能明了也

梁裔冀之子也裔一名胡狗冀諷衆人共薦裔為河南尹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周祿為光祿大夫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

周燮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家者乃此於是寶之安帝以玄纁羔幣徵不起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

類後為少府丞而卒

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往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侻不甚重也通侻簡易也

吳諸葛恪少髮肴折額廣顙位至太傅録尚書

晉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參軍身長六尺容貌甚陋

山淳字子玄弟允字叔真皆濤之子也並少尫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受詔淳不

仕允為奉車都尉

張載字孟陽貌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返官至中書侍郎領著作

孫會秀子也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朞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訥為幽州部從事

戴洋為南中郎將桓宣叅軍洋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

道術妙解占候卜數

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

劉毅為衛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嘗於東府聚樗蒲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及宋高祖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高祖厲聲喝之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其面有疵黶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宋垣護之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累以功至輔國將軍

務州刺史

臧質身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名為世子中軍行參軍

范曄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髮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顔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

江𫎇貌醜其兄謐為于湖令明帝為南豫州嘗召見𫎇而狎侮之

何尚之為中書令少與太常顔延之相好狎二人並短

小尚之嘗謂延之為猴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學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張融為司徒左長史形貌短醜精神清徹

焦度為遊擊將軍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言

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肥黑無髮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梁褚蘿為水軍都督面甚笑危有從理入口時有庾曼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曼必為方伯無餒之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餓死蘿竟保衣食而終

王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而性寛厚不以藝能高人官至太子詹事

後梁宋如周為黄門散騎面狹而長宣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以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耳如周

乃悟

後魏廣陵侯衍子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衍弟欽字思若位尚書左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甄琛形貌短陋尠風儀官至特進侍中

北齊荀士遜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曽有事須奏值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武成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宋孝王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唐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可類駈驢世長再拜吽呼因以手據地蹙額敗面為駈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悦賜帛百疋

歐陽詢為率更令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絰詢既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大夫所糾

李輔國身小貌陋頗知書計位至中書令博陵王

盧杞貌甚醜面藍色人皆鬼視之為御史中丞時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王伾順宗在東宮時以侍書幸寢陋而吳語帝所褻狎焉及即位為左散騎常侍翰林待詔

梁羅隱唐末為宰相鄭畋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

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官至給事中

馮行襲面有青痣當時自為馮青面位至許州節度使兼中書令

周慕容彥超為兖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冐姓閻氏體黑胡面故謂之閻崑崙

册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五